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九十七至一百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陳樹義

謄録監生臣龔輝祖

繹史卷九十七

靈璧縣知縣馬驌撰

王朝交魯 定鑑附 晉齊附

平王 名宜臼幽王之子始都洛邑在位五十一年其四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春秋之所始

左傳 隱公元年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

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左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說苑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

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衾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蓋通于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

主故隱而卒之○左傳作君氏隱公之母也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太子洩父之子魯隱公四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

左傳七年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何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春秋時魯衛之間戎實宅焉貶衛而戎之於例未安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桓公四年 夏周宰渠伯糾

來聘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五年

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十

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莊王名佗桓王之子魯桓公十六年即位在位十五年

穀梁傳（莊公元年）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左傳（三年）夏五月葬桓王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

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僖王名胡齊莊王之子魯莊公十三年即位在位五年

惠王名閬僖王之子魯莊公十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穀梁傳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襄王名鄭惠王之子魯僖公九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

左傳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

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三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頃王名壬臣襄王之子魯文公九年即位在位六年

左傳九年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

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

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左傳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魯文公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魯宣公三年即位在位二十一年

左傳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十年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成公五年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魯成公六年即位在位十四年

左傳八年秋召桓公來錫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

矣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魯襄公二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

左傳襄公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

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十五年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
二十八年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魯襄公二十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名丐景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尋為子朝所弒晉人立敬王子猛之母弟也魯昭公

二十三年即位在位四十四年其三十九年為獲麟之歲而春秋終矣

公羊傳定公四年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内諸侯也非列上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公羊傳十四年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周之行禮僅博石尚之好名

左傳哀公十九年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春秋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傳無異說三者天子之通稱也天子至尊不可貶責故春秋無貶王之文而失禮亂紀之事或貶王臣以示譏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咺不應名而名是貶咺也貶咺所以責王也王臣下交必本王命故曰天王使某隱公元年祭伯來傳曰非王命也此私交也三年武氏

子來求賻傳曰王未葬也平王在殯新王未行爵命聽於冢宰故稱父族又不言使也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雖踰年矣而未葬猶不稱使也若祭公之逆王后則昏禮不稱主人例不得稱使矣天子無求有求則譏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推是以論求賻求金皆非禮也天子錫命其詳不可得而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而加錫或已

薨而追錫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此即位而見錫也蓋賜以命圭合瑞為信若傳稱賜晉侯命是其比矣晉侯受玉惰因是知錫命之有玉也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已薨而追錫也蓋追命之以褒稱其德若傳稱追命衛襄公是其比矣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此歷年而加錫也不知其何以故傳言賜齊侯命及策命晉侯皆命為侯伯成公又非其比意者仍是合瑞之禮苟以得之為

榮故不復譏其緩爾齊衛晉之錫命不書于經不告也王臣之稱左氏雖不發凡言例而尋繹經傳有可得而知者王之公卿書爵祭伯凡伯是矣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矣元士中士書名劉夏石尚是矣下士稱人王人會洮是矣或舉官而言之祭公及宰是矣何以知其然邪宰咺之歸賵也緩而書名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曰父在故名周禮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此宰未識

何宰但貶而書名則法當書字是大夫稱字之例矣然王之卿士有無爵者如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未知書之於經其稱若何滕侯之先為周卜正齊侯吕伋為虎賁氏周制大夫固多有爵者將何以稱之然則卿士而無爵或亦書字但不可越字而稱名大夫而有爵或亦書爵復不可舍爵而書字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劉夏非卿而名對言之則卿亦有書字之理王臣之見於春秋者衆

矣祭伯也凡伯也毛伯也召伯也單伯也尹子也劉子也單子也其間未必無大夫南季也榮叔也家父也王季子也其間未必無卿第無由考徵姑依例以言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弱也譏使童子出聘本父以稱子然而書其父字其父大夫也莊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微官而授大事褒稱其字然而猶冠以王人王人下士也褒貶因事以生義而例必存於經有如此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王臣之來聘者七來者一來求者三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魯君臣之朝聘于周者八會葬者四綜其事而論之其得失大略可見也平王四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春秋於兹託始而宰咺以失禮書名祭伯以私交不稱王使東遷之始王春秋之首事經兩譏焉下此尚何望乎平王崩而魯不奔喪隱公之無禮也桓王二十餘年五聘于魯求車求金瀆而不恥而入朝無聞焉桓公之不臣也甚且凡伯銜命以

來境外之患魯人不備衛人不救委王臣於草莽諸
侯寧知有天子哉莊王七年而葬桓王魯僅一會逮
僖王惠王之世王使不出魯臣不往春秋絕而不書
雖祭叔有交世子王人有會曾無一介之使至于京
師綱紀久弛上替下陵君不君而臣不臣天下不知
其非豈獨一魯哉襄王春秋之賢王也僖公春秋之
賢侯也僖之事襄從齊桓于首止以定位從晉文于
踐土以復辟兩朝王所恪慎無懈襄之於僖生則周

公報朝死則叔服會葬錫命其子賵葬其親上下有
禮春秋之所僅見意霸業隆而王室尊天下咸識天
子之大抑王之於魯又何周詳篤厚也頃王初立有
女栗之會歷匡王定王周魯使絶至宣公九年仲孫
入聘季子下報蓋王使來徵獻子始至非宣公志也
公在位之年屢朝于齊而不朝于王奔齊喪而不奔
王喪遣卿會齊侯葬而不會匡王葬專事大國而已
寧知有王哉身為簒弒九伐不加而王聘下荅無王

之悲至此極也魯成公嗣位朝貢不修簡王忽有錫命越三年始以伐秦之役道過京師靈王享國二十有七年僅叔豹之一至何寥寥也景王崩猶使叔鞅會葬敬王即位王室大亂反無一使以相問政在季氏昭公出奔彼意如不知有國君安知有天子然自召伯錫命以及石尚歸脤上下百年天使兩出王命其日惰矣古者列國有朝王有廵守歲時聘問吉凶告赴所以篤親親存紀綱也魯諸公之朝齊晉與楚

者三十有三而朝周僅三諸大夫之聘於列國者五十有六而聘周僅五故隱桓之世惜王命之日瀆襄昭之世哀王命之日惰瀆與惰自上始未可盡責之天下也周之衰也何日之有

繹史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

繹史卷九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小國交魯

杞 姒姓伯爵周武王克殷封夏禹之後東樓公於杞傳西樓公題公謀娶公武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公羊傳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左傳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

月入杞討不敬也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我入之也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穀梁傳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来何直来曰来大歸曰來歸

穀梁傳僖公五年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左傳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

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公羊傳三十一年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文公十二年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成公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穀梁傳五年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九年

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據左氏杞桓在位七十年矣亦享國之長世者

滕姬姓侯爵周封文王之子叔繡於滕

薛任姓侯爵帝顓頊之裔孫奚仲仲虺之後

左傳隱公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

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

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左傳文公十二年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襄公六年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三十一年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昭公三年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

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三十一年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宿風姓男爵周封伏羲後

穀梁傳隱公八年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州姜姓公爵亦號淳于神農後

左傳桓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

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穀 姬姓伯爵或曰嬴姓

鄧 曼姓侯爵殷時支封之國

左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醒快

曹 姬姓伯爵周武王封文王之子叔振鐸於曹傳大伯仲君宮伯孝伯夷伯幽伯戴伯惠伯繆公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 曹羈子臧竝附

左傳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為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左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公羊傳莊公二十四年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曹羈事不見於他書郭公之文非闕則誤耳二傳說殊無文義 二十六年 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

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詩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詩說蜉蝣君息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

左傳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成公七年夏曹宣公來朝　十三年曹宣公卒于師

穀梁傳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

師在會曰會

禮記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檀弓○桓宣之誤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

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

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襄公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　二十一年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羊傳昭公二十年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

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乎國或為主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立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牟

爵姓未詳或云祝融後

蒍

嬴姓附庸

公羊傳桓公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小邾

曹姓子爵邾之分初號為郳附庸

左傳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犂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穀梁傳郳國也犂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昭公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

也季孫從之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蕭　附庸或云宋支庶蕭叔大心平宋萬有功封於蕭

公羊傳莊公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不言其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鄫　姒姓子爵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鄫

左傳僖公十四年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　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郜　姬姓子爵周文王之子封於郜

公羊傳二十年郜子來朝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介　東方國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餽之芻米禮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命也其曰來卑也

郕　姬姓伯爵周文王之子封於郕

左傳文公十一年　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　十

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郯嬴姓子爵少昊之苗裔

左傳宣公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出也襄公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

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髙祖少皡摯之立也鳯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鳯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逺乃紀於近為民

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戎居魯衛之間者

左傳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左傳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

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白狄姬姓子爵與赤狄種異

左傳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

也

春秋十二公之世來朝於魯者一十有五國杞紀滕薛穀鄧曹邾牟葛小邾蕭鄫郜郯是也州介白狄或來而不復或禮有未備故皆稱來焉諸侯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例稱爵下此為附庸附庸未有爵命不得為諸侯其例稱名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為公魯晉齊衛陳蔡邢紀鄧為侯秦鄭曹杞薛穀滑北燕為伯楚莒邾滕小邾吳越徐郯郜鄫沈頓胡為子許宿為

男兹三十四國於經最著云滕薛初稱侯自桓公二年滕始書子莊公三十年薛始書伯或曰自降也或曰時王所黜也樂正子記曰滕薛二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一證也二邾初為附庸故儀父書字郳犂來書名其後皆書曰子葢時王所進也二邾附庸可以王命進滕薛為侯亦可以王命黜但未知杞初稱侯至莊公二十七年稱伯僖公二十三年稱子文公十年復稱伯

襄公二十九年又稱子㑀升㑀降又誰命之也春秋魯史在本國不可稱為魯侯故書曰公從臣子之辭五等皆稱公死則謚曰某公故傳於列國皆稱公經於葬皆舉謚稱公吳楚僭號稱王是以不葬若葬將書曰葬某王為是絶而不葬也所以知附庸稱名者何莊公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曰名未王命也釋稱名之義無貶責之文是例之當名矣五等之爵不生名其或生名者貶也桓公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

來朝傳曰名賤之也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貶而名是知例不當名也至於奔執歸入則或名或不名經不一法左氏無明例蓋從其國之告辭因以書之公羊氏曰失地之君名其説同於曲禮然於經多違異有不盡然者姑闕疑焉若夫嘉而書字則君與臣同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此附庸之君也桓公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此諸侯也是

以知六等之君皆可襃而字之若許叔若紀季是其類矣公侯之稱子者何僖公九年宋子會於葵丘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者未葬之稱既葬則稱爵文公十八年子卒傳曰諱之也諱其弒猶以未成君告故以子書僖公二十五年衛子盟於洮成公上述父志降名稱子故嘉而從之二十八年衛子盟于踐土是時衛實無喪叔武攝位未有成命故亦以子書此

三者因變而合於禮矣知公侯在喪稱子之為禮則知宋共公衛惠公定公皆先君未葬而稱爵為非禮知述父攝君者猶不稱爵之為禮則知晉太子州蒲代父而稱侯為非禮觸類而通之則是與非昭然見矣杞伯之稱子貶也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傳曰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襄公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傳曰書子賤之也卒也朝也盟也三者異事而同貶故重例以明之楚之初

號為荆後乃改號為楚亦猶小邾之初號為郳邾至
戰國號為鄒鮮虞之後號為中山國有二名非貶也
公羊氏曰荆州名也州不若國穀梁氏曰狄之也夫
楚之為狄久矣猾夏日甚何獨於初貶焉諸侯之貶
或至没而不書成公二年盟于蜀傳曰許蔡不書乘
楚車也謂之失位故諸侯之貶有稱子有書名有削
而不書盡矣未聞有稱人者唯桓公十五年邾人牟
人葛人來朝公羊穀梁氏皆曰夷狄之杜氏以為三

人者皆附庸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蓋據左氏原無貶君稱人之例杜是以推而臆斷之按經書人而傳言諸侯者十有一左氏皆不發例在當時告命記注之異抑固不可以逆揣乎在禮君行曰朝卿行曰聘故朝者諸侯朝於天子國君朝於國君聘者君使卿行執玉幣以相存問夫諸侯朝於天子可也諸侯而自相朝何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是諸侯亦有相朝

之制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非若後世之以彊服弱以衆制寡至使小國之君奔走弗寧也聘禮曰小聘曰問問不足記故春秋止書聘而不書問凡諸侯父死子立為一世新君既立彼或來朝此或往朝之皆為世相朝之法雖舊典泯闕而春秋猶有行之者文公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來朝也襄公元年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曰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

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邾之來朝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此於周禮世相朝之法蓋有合焉文公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既曰古制矣而周禮無文者何蓋一世一朝踈闊太甚其閒年必有相朝之制且一新一舊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周禮特舉其大者爾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

鄭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此曰即位卿出並聘襄公元年曰即位大國聘焉是新君初立有交聘之法一如相朝之禮亦非但一世一聘而已閒年之聘又可類推也自霸主為政因時制宜非復周法之舊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蓋以五年再相朝往來太數故更制從簡霸主未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或否是以邾曹之君猶能率舊章以合周禮文襄德衰朝聘無復

常準悼公又從而更命之襄公八年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是亦上同文襄耳而周禮不行久矣魯之朝聘於列國皆書曰如如者書其始事也未知其終事與否故朝有至河而復者聘有至黄乃復不至而復奔莒者安得於其始遂書曰朝某聘某乎僖公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朝而後書之故不言如也列國之朝聘于魯皆書曰來朝來聘書其終事也彼固已朝已聘矣若偕至而同行朝禮則

兼書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其事矣若皆至而各行朝禮則各書桓公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其事矣莊公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就於穀地以朝故不言來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襄公十八年白狄來來而不能行朝禮故不言朝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寔來傳曰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言奔則以朝來言朝則留而不反故變文言寔來焉若此

之類皆據事直書公羊氏曰兼言之何微國也夫穀
鄧之不大於滕薛明矣是故弗取也外相朝亦書曰
如然必告而後書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齊欲襲
紀紀懼而告魯也州公如曹為明年寔來書也文公
十四年單伯如齊為魯如齊故書也襄公五年叔孫
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言比諸魯大夫也魯覿之於
晉故變例書之也外相如者多矣餘不具書則無關
於魯事又不來告故耳魯之朝聘於天子者八而朝

聘於列國者九十魯之所朝者晉齊與楚而朝魯者滕薛曹邾等小國而已杞七朝而止於成曹五朝而止於襄小邾五朝而止於昭邾七朝而止於定滕五朝而訖於哀列國之述職於王朝者春秋闕如而自相朝見何僕僕也穀鄧辟陋牟葛旅見羣然而走於桓杞姬之子鄫姬之夫羣然而走於僖曹五年而兩朝於文小邾十五年而兩朝於昭杞紀昏媾薛介比鄰邾婁仇讎或諂難而不存或不敬而致討或始終

一至或忽禮忽兵春秋之諸侯何可長也總之東遷以後周禮之不絶如綫矣列國之君唯利是視滕薛諸小國之朝魯猶魯之朝於晉齊楚諸大國也是以齊晉更霸之日曹遂恃霸而不朝晉悼昏杞之後杞遂恃昏而不至滕與二邾迄乎春秋之末猶棲棲兩觀之間蓋式微甚矣小國託重於魯故亟朝於魯至小邾子被執於宋不聞魯救是魯之不能庇小邾也然自僖公保須句而須句滅襄公屬鄫而鄫亡魯人

之不能字小也久矣何況乎定哀之世哉

繹史卷九十八

繹史卷九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春秋雜記

郊祀

左傳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公羊傳八年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

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亡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以書譏亟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左傳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

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内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傳僖公十一年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左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

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左傳（文公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

室羣公稱宫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毁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典貴矣亦復風雅

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左傳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

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七年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公羊傳十年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穀梁傳十七年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

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左傳（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

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穀梁傳十一年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旱也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六年秋九月大雩旱也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

喪尸事畢而往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雜記

左傳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旱也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穀梁傳定公元年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

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

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公羊傳十五年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穀梁傳哀公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

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

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論郊甚悉曲折以盡義

朔閏

公羊傳隱公六年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穀梁傳桓公元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穀梁傳九年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穀梁傳十四年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

可以已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蒐狩

左傳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

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馬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說苑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其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

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以㳟牢其謂之田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左傳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

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古宕風雅槩括子虛千言而歸本仁義

曲終奏雅

左傳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葢以罕書也穀梁傳二十二年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城築

左傳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公羊傳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

凡城之志皆譏也

左傳（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穀梁傳山林澤藪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

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穀梁傳三十一年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澤藪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

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澤藪之利惡內也公羊傳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夏築臺于薛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左傳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文公七年遂城部遂繼事也十二年城諸及鄆書時也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宣公八年城平陽書時也成公九年城中城書時也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十八年築鹿囿書不時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穀

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澤藪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襄公十三年 冬城防

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穀梁傳定公六年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十五年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災異

左傳隱公元年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公羊傳三年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五年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公羊傳何

以書記災也

左傳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公羊傳三年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公羊傳五年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公羊傳八年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四年春無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無冰時燠也

左傳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

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

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義明透而語秀逸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麥苗同時也　公羊傳十七年多麋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十八年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

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左傳秋有蟚為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蟚射人者也 公羊傳二十年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傳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

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春秋繁露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

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絶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矣

左傳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

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

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内諱也

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書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春秋繁露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

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左傳二十九年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公羊傳三十一年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僖公二年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春秋考異郵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府罷軍冦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

所竭浮令三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　公羊傳十年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　紀年晉惠公二年雨金于晉　孝經援神契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七其度

左傳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十五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公羊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止言廟德而天戒隱然言外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

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

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内

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

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

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

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二〇

傳詮書法字字精微

後世史家何處著筆

公羊傳二十年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

左傳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旱時正也

二十九年 秋大雨雹為災也

公羊傳三十三年冬霣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韓非子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菽當為草

穀梁傳文公二年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左傳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

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紀年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洞　公羊傳九年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志之也　十年歷十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四

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十五年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

古之道也公羊傳宣公十年饑何以書以重書也

十五年冬蝝生饑幸之也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税畝之災也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成公元年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公羊傳三年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為謂之新

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廹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以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禮記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檀弓

左傳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

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國語梁山崩以傳名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為速也若族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名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壞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為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穀梁傳不曰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問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

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十六年

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襄公二十四年

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

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左傳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秏不饑何為

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

天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紀年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六年冬十二月桃杏花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

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

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曰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

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

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

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

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

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公羊傳定公元年冬十月實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公羊傳二年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紀年晉定公六年漢不見于天十八年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晉青虹見二十年洛絕于周

鐸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

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家語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此問答亦附益之語公羊傳四年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社災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

也紀年晉定公二十二年十八年淇絶于舊衛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十三年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春秋感精符魯哀公時政彌亂絶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絶無日食之異

問春秋因魯史而作也於内事則或詳或略於外事則或存或否其義可得聞與曰國有大事朝聘會盟侵伐滅取奔放弑殺死喪災異諸侯各有國史大事

書之于策小事記之簡牘簡牘所記詳録本末雜采
辭令約文著義乃登于策周公之典禮存焉既已書
之于策又以告赴鄰國鄰國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
告赴也者所以重大事辟怠慢昭告于同姓異姓敬
慎之至也隱公十一年傳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
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
告克不書于策文公十四年傳曰凡崩薨不赴則不
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然則於外事必告而

後書不告則不書此所以或存或否也於內事則小事不書舉大事興大衆然後書之祭祀田狩國之常典例亦不書必失時違禮乃書之以示譏土功必書重民力也而非公命者亦不書災異必書謹天變也而不為災者亦不書此所以或詳或略也國有祭典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分言之則有三名統言之曰祀而已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此言祀有常時也四者咸指月之中氣自兹中氣以迄來月中氣之前三旬之内皆為祀限若踰斯限是謂過時故卯月猶可郊子月猶可烝也凡祀蓋通指天地人鬼之事然文止舉郊雩嘗烝不言地祇與礿祠者傳舉周之舊典裁約為文經之所無從而略之三望者祭國之分星名山大川望而祭之故曰望望因郊而舉者也禘三年而一舉君薨三年喪畢致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大祭以審諦昭穆之序

於是遂以三年為節禘為吉禮故必三年之後於廟行之除喪即吉卜日而行無復常月也僖公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此祭祀吉凶之節也吉禘之後率三年而復舉仍計除喪之月卜日行之則是新君即位法當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八年又禘僖公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姜氏淫而與殺四禮有

闕不得致主于廟僖公疑其禮歷三禘而終致之書之以顯其非常焉夫郊與禘皆天子之禮魯何以有郊天子之所命也魯何以有禘天子之所命也皆為周公也魯以周公勲勞得用天子禮樂又得以天子之禮廟祀先公故郊禘為魯常祀諸侯雩其山川唯天子得雩上帝曰大雩魯得郊天故大雩為魯常祀望郊之細也烝嘗宗廟之時享也故望與烝嘗亦魯之常祀常祀不書其書皆譏也不書無譏也郊矣不

在三月雩矣不在六月嘗以秋而烝以春夏皆失時也郊有九而龜違者四牛傷者四望有三而在不郊之餘烝有二而歳再用之雩二十有一而時或兩用月或兩舉此又失中之失亟書之以示譏矣曰禘曰吉禘曰有事曰大事皆禘也或以逺書或以致夫人書或以逆祀書或以卿卒書皆譏矣經據事以立文傳互考以見義郊之僭不譏而譏其過禘之僭不譏而譏其失災餘而嘗猶為過中之得去樂卒事猶為

僭中之禮微乎微乎非聖人其孰能修乎天子頒歷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以其告廟亦謂之告朔此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其在歲首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夫聽政必於朔者人君設官分職委任臣下使非躬親考驗則忠惰不分亂言移聽朝政日偷國家之敗端必由此是故簡其節敬其事告廟聽

治顯衆以斷之用是上下交泰官治民安也文公以閏非常月因闕其禮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以已也自是其禮寖廢諸公多不能舉定哀之際餼羊徒存子貢慼而欲去怠政棄禮實自文公始矣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傳曰疾也以疾廢朔可也無疾而廢之可乎視朔國之常事常視不書而唯書其失失亦不勝書書其一二以示法而已僖公五年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登臺者日至之禮公以朔至同日兩政並舉傳是以美而記之登臺雖不見經然亦國之常典傳因廣記而備言之焉田獵者國家所以教戰也周官大司馬之職仲春振旅以蒐田仲夏茇舍以苗田仲秋治兵以獮田仲冬大閲以狩田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古者教戰用獵事本相因國家雖安

忘戰必危是以四時之隙咸用舉事其禮不同其名亦異治兵振旅即周禮春秋教戰之名而傳稱三年者然則四時之外復三年而大舉亦猶時祭之外復有禘祭乎教戰近於習殺故繼之以田獵田獵患其盡物故約之以三驅農隙而講非黷武也鳥獸之肉以登於俎皮角羽毛以登於器非禽荒也既有常時復有常地擇山澤不毛近國隙地而為之春秋之蒐狩必多矣何以不盡書其苗獮蓋亦有矣何以絕不

書茍非失時違地則亦國之常事常事不書所書者數事而已皆譏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書時禮也春秋之正月即夏時之仲冬故傳以得時為禮然而猶書者郎非地矣何以知書地之為譏乎隱公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觀魚故言非禮于棠故言遠地是知書地者皆譏矣春秋蒐閲治兵皆不書公非公之不臨之也國之大事曰祀與戎非一人之私事故例不書公若乃怠慢

之主比於禽荒其田獵非因教戰而行則特稱公以顯之郎禚之類是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曰狩于大野葢得狩地故不言地虞人修其掌職故不言狩者春而狩亦非失時然而猶書者則以獲麟故爾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聖王不作麟出遇獲孔子傷之故因魯史以作春秋所感而起因以為終焉此其義也國家之大城築修作所不能廢然而謹妨民務勿奪其時故為察天行以制常節莊公二十九

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土功之總例也土功力役之大國家重愛民力故每事必書隱公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然則但出公命其得時與否皆在所書矣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傳曰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别城築之名也大者為都雖無廟主亦謂

之城城漆是矣漆者邾庶其以之來奔寧得有先君之廟乎小者為邑若有宗廟亦得稱都以宗廟而大之也郿本邑也而又無廟所以書築傳因是而發例言凡邑則非他築之例若臺囿與館咸謂之築無大小之殊矣臺囿館之言築創始之名也門廄兩觀之言新修舊之名也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春秋分為日中馬以春分出牧秋分入廄此其宜也春而作廄既失民務又

違馬節故傳稱不時而發馬出之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傳曰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土功既有定例唯開閉之急務須隨其壞時而修之不得俟土功之候今僖公無故春作南門故譏其不時因别起從時之例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諸凡不急之務游觀之處自有土功之限而亟亟勞民胡為者城二十有三而違時者十二築有八而違時者六新作三而違時者二春秋之事不勤民者鮮矣役而失時

書之所以為戒即役不失時然而民力殫矣三時耕不獲一時之息是皆不可以已乎人君代天理物保民制治皇極建而休祥臻五事乖而咎徵至若形聲影響是以先王慎之其在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詩人閔之而發為咏歌聖人錄之而著為監戒俾見災知警修德弭禍焉春秋之世人事不修

而陰陽沴戾在天則為薄蝕隕孛在地則為震動崩陁在物則為麋蜮螽螟或雨雪震電乖時令之宜或李梅草菽違寒暑之節或瀕年水旱或四國同災在內則為災必書在外則來告必書至於日食星變尤昭昭在上故事事謹而志之也日者衆陽之會人君之象日月之會恒在於朔月行掩日則日為之食厯家所推復有盈縮之異故有積歲不食者有浹月而食者術存於星臺之官非經所急經唯據見諸天者

曰日有食之而已日食應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前止失日後並失朔推此為例諸朔日不具者皆官失之過矣日食陰乘陽也至於正陽月朔陰慝未作陰尤不宜侵陽是以君子惡之正陽建巳之月則周之六月也莊公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經雖書六月以長歷推之實為七月置閏失所以致月錯不當鼓而鼓失其時矣鼓當于朝而于社失其地矣社當用幣而用牲失其用矣一舉三失故傳譏非常既以明禮因以正時也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此雖不失常月然禮不可僭越天子貶膳修省鼓社以責羣隂社為上公之神諸侯位卑但宜用幣以祈退而伐鼓用以自責今則鼓社用牲猶有二失故以非禮書也星孛為妖亦謂之彗傳云除舊布新亦云除穢經雖不言占驗而以妖變非常用是書之昭公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而經不書蓋魯不見爾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傳曰夜明也夜中星隕如雨傳曰與雨偕也變異非常故書

于策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午朔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也宋人以異來告是以並書星之隕也至地為石星隕不言石者見星之隕於上不見在地之驗也隕石不言星者見在地之為石不見其隕於上也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傳曰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八日之内震電雨雪陰陽錯行故以時失而書因發霖雪之例然經不言霖

蓋經誤爾雨雪寒燠各有定時反則為災故大雪無冰隕霜殺菽過寒木冰李梅冬實皆以時失書矣桓公元年秋大水傳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之原猶出水則為災可知故經之於水悉以大書之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傳稱公使弔焉徃弔所以書也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是年日食失禮而大水又失禮因發天災之例天災無牲而魯皆用牲

大水不鼓而魯復用鼓二者皆非常傳故舉例以明之也夫旱即不雨經何以或書不雨或書旱乎春秋之法雩而得雨書大雩雩而不得雨書旱旱而不為災書不雨僖公三年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是其例矣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傳曰為災也二十九年秋有蜚傳曰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言凡物則諸物皆然螽食五穀螟食苗心多麋害稼皆以為災

書也螽含沙射影蜚惡臭傷人嫌非害稼之物故於此發傳焉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傳曰隊而死也自上而下為雨故雪曰雨雪雹曰雨雹螽曰雨螽螽死則不為災宋人以為天祐是以來告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饑傳曰幸之也是年秋螽矣至冬而子復生遇寒而死不能為災故雖饑猶以幸書非幸饑也幸蝝生爾五穀熟則書有年五穀大熟則書大有年五穀不升則書饑五穀盡無則書大饑若但言所無而不

書饑則以未至困民也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曰不害嘉穀也嘉穀尚可更種是以不饑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禮也得糴於齊以甦民困故以告糴為禮終亦弗饑春秋水旱螽螟之災甚多其書饑者三而已其餘非盡諱饑也天災物害所指在物無麥無禾所指在穀饑與大饑所指在民民有菜色野有殍殣經之所以書饑也天災物害敗禾傷稼經之所以書水旱螽螟也僖公二十一

年夏大旱傳曰饑而不害此其徵與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春秋書災十有一而書火止一其餘皆天火也聖人重天戒故特異其名曰災外災之書皆從告也春秋之災異以百數計矣而不為災與不告者弗與焉當是時天子微弱諸侯僭亂大夫專恣天下皆務為彊陵衆暴戰勝攻取以至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四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或人事先見而

災變輒應或妖孽先兆而禍亂隨之國君惛然不悟而災異之文史不絶書仲尼所由憂患而作春秋與夫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是以宋景三言熒惑退舍子産治鄭火不再作若乃昏庸之主罔知悔禍天心怒而不懼人事違而弗察雖禍至如丘山無由識之矣小則臣離民散大則身弑國亡可哀也夫問者曰春秋雖魯史兼記天下之事於列國之舉大事興大衆勸善懲惡宜無不書必待其來

告何也曰春秋之法固詳內而畧外徵信而闕疑會盟征伐魯若親與其事則告廟書䇿不須鄰國之告若列國之師出臧否崩薨禍福非告則無由知即或知之亦皆不書楚人滅蓼臧孫聞而興歎魯非不知也而不敢驟登于䇿若此者所以防謬誤辟不審蓋其慎也凶事曰赴他事曰告對言之則異名散言之則可通故他事不可言赴而凶事亦可言告福莫大於享國承家反福則為禍矣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

茅戎傳曰王人來告敗是師敗有告也僖公二十四

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王人來告難是君出有告也

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且告以族不以名是

臣違有告也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傳曰衛人以

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是殺大夫有告也文公十

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曰齊人定懿公使來

告難是弑君有告也僖公八年天王崩傳曰王人來

告喪是死喪有告也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曰

數日皆來告火是災異有告也敗滅告則勝克亦告奔亡告則歸復亦告弑殺喪災有禍無福無不告也無不書也乃春秋之世則有違棄典章怠慢不敬者告赴之禮多闕經無由書傳爲廣搜博采以補經所未備上稽周典則有不書以懲不敬之旨知皆仲尼因之以示法戒故往往發明其義焉隱公元年傳曰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僖公九年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令不及魯故不書二十四年傳曰秦伯

納重耳不書不告入也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襄公十年傳曰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哀公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諸傳反覆申明以見經之所無皆不告也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不書卒者三秦穆之卒鄭昭之弒許莊之奔皆有傳無經邾莒薛宿閒書其卒鄧息申隨唐蓼之滅經不載者於傳多有莊公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釋經而别記他事是

皆簡牘所存左氏采集為傳仲尼修經不取簡牘以補之者以為合於不告不書之法因舊例以成新意也例言滅不告敗勝不告克此互言其告也狄之伐邢非狄能告克楚之滅庸非庸能告敗但有一告則遂書之矣周之王也八百之國來同赴告書策之典諸侯必盡聞之矣魯秉周禮故舊策猶合於典制晉乘楚檮杌不勝其刋正也春秋所以因魯史而作哉問者曰外事不書以為不告矣春秋之法固詳内而

略外微信而闕疑則於本國之舉大事與大衆勸善懲惡宜無不書然亦有不書何也曰内事之不書有三一者不告廟不書二者非君舉不書三者隱諱不書桓公二年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故公行一百七十六而書至者僅七十九夫人行十二而書至者僅一其餘皆不告廟也隱公元年傳曰費伯帥

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
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
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此皆
非君舉者也至若隱諱之義坊記曰善則歸君過則
歸己隱惡揚善義存君親是以聖人作法通有諱例
僖公元年傳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諱無定體或諱大書小或諱小書大皆當時臣子率
己意而為之隱在禮固有掩惡之法聖人有時而聽

之也不奪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若若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但有一惡即書復非愛敬之義有傷臣子之心故諱惡為禮無隱為直兩不相違聖人立法以為世教焉諱之法亦不一端有隱約其辭者有辟諱其名者有全隱其事全不見經者大都有例無凡唯盟扈二傳復發凡以申之聖人采舊章以為新意是知掩惡隱恥莫非周之典禮云爾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

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會諸侯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推此而言諸不與及後至皆在所諱矣若夫追戎不言其來止公而以會至澶淵不書魯大夫孟子卒不書其姓皆隱約其辭也諱奔曰孫諱殺曰刺諱弑君曰薨諱殺未成君曰卒皆辟諱其名也公出復入不書適晉不書葬晉景公不書晉人

止公不書皆全隱其事絶不見經也其諱不同總歸諱國惡之義而已且諱惡之法列國亦有然若鄭伯髠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三者皆弑而以卒赴在彼有所隱諱聖人不必盡革况其在本國也董狐書法不隱南史執簡累進彼志在疾惡此為國葢慿聖賢有兩通之意並存之而可矣春秋書法有典策之舊禮全經之通例傳所稱發凡五十是也有一事之變例特起之新義傳所謂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先書追

書故書書曰之類二百八十有五是也母弟二凡其
義不異發凡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經有例而傳無凡
者多矣又不止五十也傳雖取典策以備凡例然而
裁約為文不必用其全辭故有因一事而兼及諸例
者莊公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傳曰凡師敵未陳曰
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
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二十七年杞伯
姬來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

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二十九年鄭人侵許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文公三年沈潰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宣公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成公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入曰復入襄公十三年取邿傳曰
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定公九年
得寶玉大弓傳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此兼
舉之例也有就一事而特立一例者隱公七年滕侯
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
稱嗣也謂之禮經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傳曰
凡公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
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

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宣公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曰凡弒君稱君

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十七年公弟叔肹卒傳曰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成公八年衛人來媵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曰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

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昭公四年取鄟傳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此特立之例也有舊文實繁例但言經之所有者桓公五年傳言郊雩嘗烝不言地祇礿祠之祀略經之所無也有舊文本簡因連言經之所無者莊公三年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僖公九年傳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舍信小童經雖無文傳遂連言之也有經文不具而例並及之者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

凡諸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四年許男新臣卒傳曰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文公二年公子遂加齊納幣傳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襄公十二年吳子乘卒傳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此皆經文所不具也有經文所無而傳獨舉其例者僖

公五年傳言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此經文所全無也乃復有傳不稱凡實則一經之大例若諸侯五年再朝天子七月而葬國卿不會公侯天子不私求財常祀卜其牲曰兵交使在其閒傳因事備舉而内外之體例盡矣然復有變例若何十有二世之史官未必一法七十餘國之告赴未必同文故魯史雖善而不能盡善魚石惡入子家從亂若此之流違謬實多仲尼悉依周典以正之乃善惡顯義周典可盡而褒貶

微文周典復不可據聖人焉得不有獨出之義乎侵伐有例而齊衛來戰滅取有例而梁伯自亡齊告以族崔杼因而書氏董狐載筆趙盾遂為首惡司馬可官而不可名天王可狩而不可召是以知聖人之作春秋也有依凡之例有違凡之例有魯史之例有參酌衆國之例有二百餘年之例有一時一事特起之例有人所共見之例有大義違疑聖心獨斷之例傳所以有雜稱二百八十有五與凡例五十如經緯之

不相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讀春秋者明於内外詳略之宜考於告赴隱諱之旨約於周公典策之法參於變例新出之義屬辭比事觸類而長庶幾筆削之微意抑亦可窺其萬一乎

繹史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一百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春秋遺事

新書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内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䴸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

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宋有兩昭公此事不見於史

禮記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檀弓

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

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郲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郲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郲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此郲君之有所尤也

說苑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石䃂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
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
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
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
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呂氏春秋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
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

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
賢乎其死亡者也

說苑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
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
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
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於屈
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
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有脫誤未詳　虞君問盆

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

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禮記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吾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檀弓)

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

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論衡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繞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及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

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劒而死○新序作晉太子

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蔆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為以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杜屬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韓詩外傳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殁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

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殁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荀子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莊子不知在魯何公時論語稱之

新序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

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袧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

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月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矣解衣

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

列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遥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能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官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

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為世規琴操昔思革子尹文子叔儋子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俱往見之至嶔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能俱活以革子為賢乃共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革子見楚王楚王知其賢陳酒設鐘鼓而樂之革子操琴而作別散之音楚王賜百金以葬二子

韓詩外傳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

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莫能備禮求焉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

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褵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内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宫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久之公遊於瑯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

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絶然後乘以歸君子謂孟姬好禮　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榮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此栢舟之異說

臧文仲將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為威魯國不容子矣凡奸之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能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

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與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内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

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保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

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傳於後世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果以盜誅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

往來者賂遺外妻甚厚姒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
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繭織
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
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
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莊子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
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巳母曰吾
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

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今本無似敬姜事福當作幅

禮記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檀弓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雜記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

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檀弓

闕子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曰為之亦遲矣

對曰臣不得見公矣且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論衡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　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　○熊渠事相類

尸子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不欲中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淮南子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

莊子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韓非子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廏觀馬一人

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比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前而任後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相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猨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

惑也

論衡魯般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

風俗通公輸般之水見蠡曰見汝形遂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戸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戸云人閉藏如是故周密矣

水經注忖留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獰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没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世本公輸般作石磑

述異記天姥山南峰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峰上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

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

列子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

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

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

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

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諸子稱宋元君或曰元王春秋有宋元公非王也未詳

所指

史記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

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
衡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
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
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
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
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
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
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

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

止縮頸而郤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郤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

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黄秋白
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
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
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
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
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
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

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執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

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

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隂陽相錯忽忽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内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禄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

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没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王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

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
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
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
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
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
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
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
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

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競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

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

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賔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

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旁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絶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

送之流水行之候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說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横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

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卜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以全孔子

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曰為徳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〇莊子或寓言而褚生以補史傳可謂迂誕然反覆

行至二千八百餘言多用韻語亦文之奇傑者

列仙傳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說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

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
說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
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墨子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
子杖楫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辟之不滿度量酒醴粢
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
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
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楫而槀之殪於壇上

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由謙釋之恐失其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於是泏洫摠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社神之而稾之殪之盟所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

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於車上○論衡作趙簡公

說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歳餘蛇銜明珠徑寸絶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史記注引

事之異同備載本卷其不可强附者録於此傳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跖也采傳記録遺事俾食跖者

取焉

乾隆御覽之寶

繹史卷一百